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孟子傳卷二十七至二十九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八 經部

孟子傳卷二十七

宋 張九成 撰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

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此一段深憫齊宣爲沈同陳賈王驩及稷下諸子所壞也夫沈同陳賈以兵謀進王驩以寵幸進淳于髡田駢慎到以卓詭荒唐之說進惟孟子一人獨以堯舜之道啓沃齊宣耳指易牛爲王者之心齊宣悟於言下有戚戚之說不可謂無其萌也使齊宣一意孟子盡聽其所爲如陳賈沈同王驩稷下諸人一皆聽

孟子之號令而不使雜進其説於王之前將見朝夕
薰陶無非正心誠意之學而因物而省因機而會者
又非一事則易牛之心加於百姓刑於四海堯舜之
道坦然在前直而趨之不復回顧率諸侯事周王以
復文武之緒夫何難之有惟孟子進則易牛之心見
孟子退而沈同陳賈王驩稷下諸子各以其私雜然
並進則易牛之心或亂於兵謀或亂於寵幸或亂於
卓詭荒唐之説此一暴十寒之喻孟子所以昌言而

不隱也是則孟子進則齊宣之智明孟子退而沈同之徒進則昏昏不辨每見其不智也且夫學奕者尚貴乎專心致志豈有欲治天下國家不一意於聖賢而雜以衆小人之論其能治乎孟子嘗以此意有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之説殆亦為齊王而發也嗚呼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

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

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此一章專主羞惡而言行羞惡之心則義不可勝用矣夫以平居而論莫重於死生以羞惡而論莫重於

義士大夫當以義為重以義為重則以死生為輕王衍拜石勒哥舒翰降安禄山李元平拜李希烈此皆以死為重而畀時深入微眇之説掃除青海之英高談濶論之資皆掃地矣顔杲卿駡安禄山顔真卿叱李希烈段秀實以笏擊朱泚此皆以義為重而彼凶威虐燄長刀大戟烈火沸湯視之如平地矣王衍以下至今為士大夫唾駡皆羞道而喜攻之至聞杲卿諸公之名見杲卿諸公之像則端心凝慮肅容正冠

再拜稽首瞻仰企慕恨不得與之同時親見其人焉以是而觀死生為重乎義為重乎此孟子所以有舍生取義之說而反覆比較以謂生亦我所欲然所欲有甚於生者其惟義乎義之可欲有甚於生吾敢為苟得耶死亦我所惡然所惡有甚於死者其惟不義乎不義可惡有甚於死吾何敢辟患耶然羞惡之心人皆有之非獨賢者有是心也特識輕重不為死生所亂耳何以知人皆有羞惡之心哉簞食豆羮得之

則生弗得則死是性命係於此矣然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寧飢死而不受以嘑爾之非禮吾寧餓死耳蹴爾而與之雖乞人寧餓死而不以為意以蹴爾之非禮吾寧餓死耳是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以羞惡為重故以死生為輕雖行道乞人之無知亦知所輕重矣而况士大夫哉夫能辨禮義弗受於簞食而不辨禮義受之於萬鍾向也為身死而不受今也為宮室妻妾所識而受何於簞食時而見禮義如此之明而

於萬鍾時見禮義如此之暗乎豈非失向來之本心乎此孟子所以深指羞惡之心人人具有第識之於逆而違之於順耳逆順雖不同其害禮義一也簞食嘑爾蹴爾此非禮義之見於逆意也故雖行道乞人皆能辨之萬鍾之來其名甚美此非禮義之見於順意也故雖士大夫之高明者亦墮其中焉此無他逆意者切於心故雖行道乞人羞惡自然而見順意者亂其位故雖士大夫亦陷溺而不知焉是則遇逆意

者不待於學而自明至於順意之事非學造精微者不能不惑也惟致知格物之學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則非禮義之來自順自逆如伯樂之識馬卞和之識玉其駑駘下乘珉石珷玞豈能亂吾之智思乎故欲舍生取義而不為逆順所亂而失其本心者不可不講學也此又孟子之遺意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談仁義其徵眇如此學者不可不辨也夫以人心為仁則凡目之所以視耳之所以聽鼻之所以嗅舌之所以嘗四體之所以知苛痒者皆出乎心心即仁也儻遡流而上惟精惟一惟時惟幾以究之一旦人欲斷絶心之正體發見然後知仁果人心也然而大體已見未有功用也由此順流而下以其所以發見者坐照萬理之所在森然如通邑大都東西南北

高揭明示膏車結駟以往來乎其間或進或退或出或處無有蹊徑背馳以失其本宗者此所謂義人路也夫有仁然後有義使義不自仁中來者不為我之義則為子莫之義為火妻灰子之義軒然以人欲為之不知已悖於道矣讀孟子者當加意焉當讀之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則知所謂義者自仁中出也夫人皆有是心心皆有是路然而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此孟子所以哀之也然欲由其路當

求其心心本是仁放之於聲色放之於貨利放之於驚懼間則人欲為主顛倒錯亂如日月本明為雲霾曀霧所蔽則所向皆昏暗矣惟雲霾一斷曀霧四開則本體光輝照臨天下九州寰海五嶽四瀆皆碁分星布整整乎不可亂矣故學者有志於道不憂人路之不明但憂人心之未覺學問之道所以止在求其放心而無與於求路也則以路自心中出義自仁中來故也夫世之所謂學問者止知誦書五車揮毫萬

字爾不知聖賢之門不以此為高也孟子今曉然指之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所謂無他者當加意識之不當茍簡也此葢言所以為學問者此心不可少動也於不動處本心見焉求其放心莫此為徑求者誰乎於不動處求之者則不必思馳宇宙力竭歳時而人心得矣此學者當自體之非余言語所能辨也嗚呼孟子之談仁如此而世之儒者止欲以愛恕兩字為仁豈不小乎識孟子人心之仁然後知

克己復禮其言也訒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以至恭寬信敏惠與夫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所以為仁矣其徑如此而學者不加意焉豈不悲夫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此二章孟子言人拙於見近而工於見遠也心近於一身身近於桐梓愈近則愈忽愈遠則愈工何哉心地不明不識輕重之義也夫心比身則心爲近身比桐梓則身爲近今惡指不若人而不知惡心不若人愛桐梓而養之而不知愛身而養之其顛沛如此則以身心太近而不見也使之見心之可惡如見指之可惡見身之可愛如見桐梓之可愛何患其身心之失路哉惟其太近而不見所以知惡指而不知惡心

知愛桐梓而不知愛身也然則以何道而使之見心如見指見身如見桐梓乎曰無他道焉反所以見指與見桐梓者默觀其心之念慮身之履踐為如何凡念慮之起履踐之初皆察其始察其終察其微察其著使念慮無所逃履踐無所失則邪妄滅迹仁義油然而生矣凡一毫之惡皆在所惡而去之一毫之善皆在所愛而護之久而念慮皆正履踐皆明心為仁義之宗身由仁義之路而聖賢所藴一皆印於念慮

履踐間耳豈不盛哉孟子言知惡指而不知惡心知愛桐梓而不知愛身而未言其所以處之者當如何意欲學者自得也故余發孟子未言之意以告吾黨之士云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

大人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為賤場師焉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聖王之世天下之士皆以養心為先六國以來天下之士例以養身為主養心者自禮樂射御書數直而上之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治國平天下可謂識所養矣養身者恣口腹之欲快聲色之奉列第康

莊坐謀輜車腰佩六印手挾雙璧軒然以為榮耀可謂失所養矣夫仁義禮智皆生於心而以身履踐之然後為聖賢君子今乃以所以養心者養其身至無尺寸之膚不愛無尺寸之膚不養而不知一體之間有貴有賤有小有大以貴賤論則心為貴而身為賤以小大論則心為大而身為小養身而不知養心則為小人為不善養者矣養心而薄於養身則為大人為善養者矣此孟子有賤場師之說又有狼疾人之

說又有飲食之人之說此益深識養身而不知養心者也自古聖賢如吾孔子飯蔬飲水曲肱而枕養其身者止如此耳乃曰樂亦在其中不知所謂樂者自何而來哉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養其身者止如此耳乃曰不改其樂不知所謂樂者自何而來哉惟其所以樂者在心而不在身此所以為聖為賢為萬世標的也且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養身者肯如此乎又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

議養身者肯信此乎使六國之士以其陰謀權變縱橫捭闔卓詭荒唐之説以邀養身之具者移以養其心則心所念慮心所願欲心所趨鄉一皆知其所自起而辨其所自來或闔或闢或變或移使邪心妄慮不得投其隙則聖賢之用皆將得之於一心之間矣惜哉其倒置而不知自反也此孟子所以為養身養心之説以憐當世之士焉

公都子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

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心體至大惟思能入之葢心之官為思以思為官則心為主矣耳之官為聽目之官為視心之官為思耳目之官其職在視聽而無思在其中則視為色所引

聽為聲所引一入聲色中則聲色為主而視聽不見矣聲色物也以聲色為主則是以物為主矣以聲引聲以色引色奔馳流蕩去而莫挽往而莫來其為小人也必矣是以善學者任思而不任視聽其視也以思視故其視明其聽也以思聽故其聽聰凡耳之所聽目之所視鼻之所嗅口之所嘗一以思為主是故行乎聲色臭味之中而不為聲色臭味所亂當聲色臭味之未經乎前也吾則思其所以思者其誰耶惟

精惟一惟時惟幾一旦恍然霧除霍然雲消思慮皆斷而心之大體見矣然後知吾之所以為天者在此天既在我卓然群物之上卷舒闔闢變化轉移無往而不為大向來聲色臭味皆為吾用而不能為吾害是故以視而制禮以聽而作樂以鼻之臭者口之嘗者出而為進賢退不肖之用亦何往而不大哉孟子直指思以示人可謂有功於聖學矣然而孟子之言非私意也乃天理也此思曰睿睿作聖所以載於九

疇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此一章言士君子當識所輕重也古之君子禮樂射御書數知仁聖義忠和孝友睦婣任恤體之於心行之於身形之於家布之於鄉以謂為士君子法當如

是不謂比長書之閭師族師書之州長又書之鄉大夫又獻之於天子公卿大夫來臨不容有辭也豈士君子敢忽公卿大夫之尊爵哉蓋為士君子當知所先後當知所輕重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所以貴我者此我之所可勉也公卿大夫此人所以貴我者吾何容心哉人固可欺而天不容有偽故公卿大夫如商鞅孫臏騶忌蘇秦張儀沈同陳賈王驩稷下諸人皆可以陰謀權變縱横捭闔卓異荒唐之說取之

豈非所謂人爵者耶然人既得以貴之亦得以賤之故以公卿大夫為貴一旦小不合意天子發怒收其印綬還其職事則栖栖一庶人耳豈非人可得而賤之乎惟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事在我而不在人取之愈有酌之不竭養之不盈方寸舒之可充四海旦而復旦新而又新充實光輝則謂之大人大而化之則謂之聖人聖不可知則謂之神人天子不能奪諸侯不能取其與公卿大夫之爵等級為如何哉此所

以謂之天爵也然而古之人修其天爵如前三代之士知造大人聖人神人之域而已公卿大夫之名其來其去一切任之初無心於其間也此所以謂之從之從之者任之也當孟子時人皆以賊心而修天爵其意在要人爵而已以穿窬之心假仁義忠信之行此天之所誅者也惟其初心之不正此所以既得人爵而天爵亡矣如夏侯勝以謂士患不明經經術苟明取青紫如拾芥耳夫明經術所以窮聖賢之心以

證吾心也而勝乃意在青紫豈非穿窬之心乎桓榮陳車馬於庭曰稽古之力也夫稽古亦所以窮聖賢之心以證吾心也而桓榮意在得車馬豈非穿窬之心乎且商賈之蓄金玉穀帛爽時射利以要倍稱之息人莫不鄙之豈有為士大夫明經稽古而意在於邀取青紫鈎索車馬乎是乃裨販經術懋遷古道以取倍稱之富貴也良可鄙哉此風既成道義益薄稍有行孟子天爵之說者世必共詆而力排之然而士

君子當求知於心而已求知於心是求知於天也區區紛憒亦何足介意哉此又不可不辨也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爾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此一章孟子深尊良貴而止天下奔競之心也夫以公卿大夫為貴而求之不以道取之非其義爵則尊

矣靜觀其身有犬彘之不如者竟亦何為哉天下有良貴其惟人之心乎夫耳目口鼻未足貴也其所以用耳目口鼻者乃良貴也故孟子以謂人人有貴於己者所以指用耳目口鼻也用耳目口鼻其誰哉心而已矣誠使以思而入之惟精惟一惟時惟幾一旦豁然念慮皆斷心之本體見矣居之則為仁由之則為義聞於衆聽則謂之令聞譽於衆口則謂之廣譽天下之貴其有過於此乎夫公卿大夫之貴上得以

予之亦得以奪之天下之良貴與生俱生誰得而予奪之乎是故取之而愈有也酌之而不竭也雖衣襳襹儼然有山龍之尊雖操耒耜肅然有圭璧之重飯糗茹草初不異於膏粱篳門圭竇初不間於廊廟雖眇然匹夫之賤而傾然有王公大人之嚴人之有貴於己者其以是乎孟子又引既醉之詩為證又有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不願人之文繡之說豈夸大以駴世俗哉天下之良貴其法如是耳是故舜慎徽五典

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何以使人如此哉則以良貴所及無往而不為貴也天下樂事乃有如此之大者舉在於我士君子何惜不一經營耶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孟子曰五穀者種

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前一章指齊宣王而言後一章指為仁者之法不可不細攷也齊宣王易牛之心猶一杯之水也其闢土地朝秦楚莅中國撫四夷之欲猶一車薪之火也推易牛之心以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以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則仁術遠大進取之心自然消亡矣孟子一指之下端坐不行

不知見於運用施於四海而謂仁不能勝不仁區區易牛之心亦將淪胥矣可勝哀哉為齊宣計旣悟易牛之心於言下以此致知格物誠意正心修身治國平天下凡飲食寢處出入起居顛沛造次無不以易牛之心運用之使心與機會機與心通日復一日新而又新放諸四海而準塞乎天地之間其斂而藏之也不見其盈其廓而充之也不見其闕如此則仁之機用熟矣齊宣獨有易牛之心而不能習熟往來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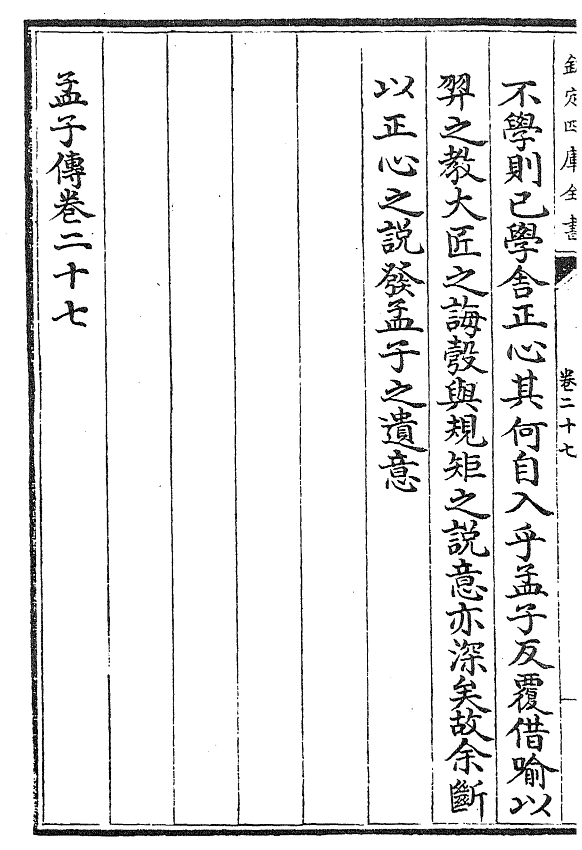
於日用間無非此道是猶有五穀美種而無雨露之潤耕耨之功使成功廢於半塗反不若荑稗之充飢也既得仁之美種當如農夫實方實苞是藨是蓘耨荼蓼去螟螣鋤稂莠灌以滋澤沃以土膏使根深而苗秀脉潤而體堅則千倉萬箱可以為一家慶矣齊王儻能保此端緒戒此驕盈薅利欲之荼蓼去邪說之螟螣除左右之稂莠日灌禮義之滋澤日沃師友之土膏使易牛之心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溢於

中國施及蠻貊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則仁之道大熟而其利充塞天下矣嗚呼乃知克己復禮之外又有熟之説也此於穆不已所以為文王坐以待旦所以為周公終夜不寢所以為孔子未見其止所以為顔子也學豈有止法哉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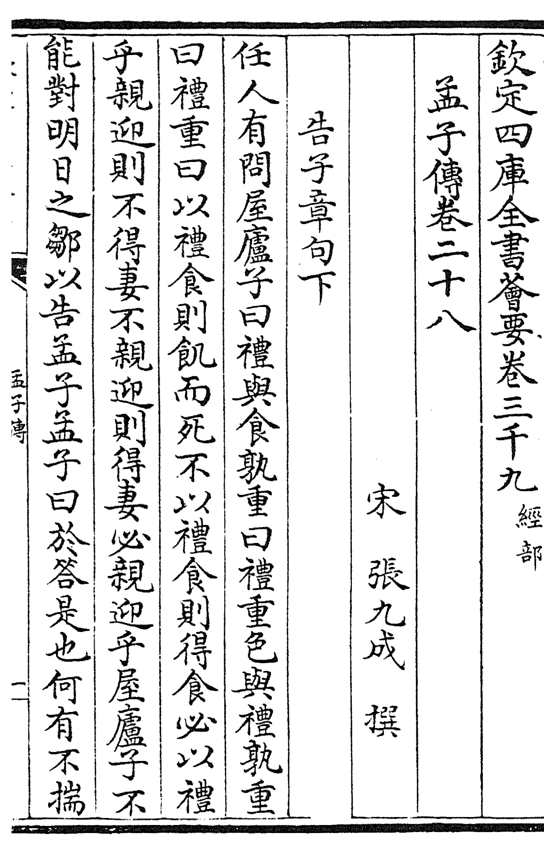
學有要處學而不知其要雖終日孜孜終年矻矻至老且死徑亦何所得哉夫射之要在彀百工之要在規矩志在於彀則有中微及逺之功審規矩之宜則天下之方圓皆自此而出矣然則學者之彀與夫規矩之宜其何在乎亦曰心而已矣夫天下萬事皆自心中來使自禮樂射御書數以養此心然後致知格物誠意以正此心此心既正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可矣是心者射之彀而百工之規矩也論其

大體則天地陰陽皆自此範圍而變理論其大用則造化之功幽眇之巧皆自此而運動學而不求其心雖誦書五車揮毫萬字賦逼淩雲才高吐鳳於聖賢之道天下國家之用何所濟乎顔子於孔門三千人中獨稱爲好學達不如賜果不如由藝不如求不知求所謂學者果如何哉深攷其原特不遷怒不貳過專意積精於正心之學耳一旦發爲邦之問夫子乃以三代禮樂告之是待以王佐之才也嗚呼士大夫



不學則已學舍正心其何自入乎孟子反覆借喻以羿之教大匠之誨彀與規矩之說意亦深矣故余斷以正心之說發孟子之遺意

孟子傳卷二十七



孟子傳卷二十八

宋 張九成 撰

告子章句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色與禮孰重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不揣

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墻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

此一章所問甚鄙而對有禮之輕者奚翅食重色重之說以行道之人弗受乞人不屑之義攷之疑非孟

子所對問端鄙甚無足解者姑置之勿論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曹交軀幹雄偉而當一世學權謀詭詐縱横捭闔卓異荒唐之時乃獨超然以堯舜為問亦可謂豪傑之士矣然其間有食粟之說自傷其無能也孟子乃以匹雛百鈞烏獲為與不為之說以大之且徑指以堯

舜之道幾無餘藴說者謂曹交君弟也理或然矣何
以知之孟子告以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而獨指弟
而言不及於孝豈非就曹交日用處徑指之哉夫徐
行後長者時此心雍容優裕即堯舜之道也疾行先
長者時此心陵忽凶傲即桀之道也堯之服雍容優
裕之服也堯之言雍容優裕之言也堯之行雍容優
裕之行也服堯之服以雍容優裕被其身誦堯之言
以雍容優裕養其氣行堯之行以雍容優裕接於事

則吾自頂至踵其體皆堯矣孟子語之以此豈非交
資質之美與儀容相副乎交一聞此言便欲假館以
安孟子而願受業於門不知有何所見遽慕戀如此
哉則知曹交當時所得有精神之造言意之表一迎
而自解者非言語所能形容也孟子知其得於言下
故指之以此道令若大路然豈難知哉病在不求耳
子今既得路矣歸而求之豈不有餘師師即吾心也
取之愈有挹之不竭子何假於人也此又孟子欲其

自得之也夫士大夫之學莫若親近聖賢其所得葢有非書策所能寫者如曾子一唯子張書紳齊宣王戚戚滕文公不忘曹交遽欲受業皆一時解會有不能自已者故善言者曰閑習禮度不若式瞻儀刑諷味遺言不若親承音旨葢謂此也然而聖賢之不世出也久矣吾將如之何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玩語言之味而眇眇乎聖賢之淵源如孔子學琴因音聲而見文王之形容者斯亦聖賢之遺法也

余又表而出之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

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觀六經者當先格物之學格物則能窮天下之理天下之理窮則知至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矣而况觀六經乎蓋六經之言皆聖賢之心也吾自格物先得聖賢之心則六經皆吾心中物耳如是以論六經則可否與奪抑揚高下迥出常情之外超然照見千古聖賢之心惟孟子之學如此所以論詩與當時士大夫絕不相同而合千古聖賢之意且高子

當時號為明詩者也然而以私見論詩而不知以天理明詩以私見論詩故以小弁為小人之詩其意以此詩有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之語以謂其有怨親之言也孟子以天理觀詩見夫孺子之不見父母也則悲悽哽咽哭泣號咷無物可以解其心者既見父母則且慍且笑以此觀之怨乎慕乎曰慕也慕不深則怨不極大舜號泣于旻天小弁不見悦於

親其酸辛悲苦葢所以慕親也故孟子有越人其兄關弓之喻且斷小弁之怨為親其親之說非孟子深明天理何以知小弁之心如此哉則夫格物之學其六經之原也公孫丑猶以私意誦詩且問凱風何以不怨凱風特無以慰父母耳非若小弁得罪於親也親可輕易怨乎親之過小遽有何辜于天之語是怨厲之氣不孝之子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待之如路人亦不孝之子也惟深知格物之學明天理之歸則

或怨或不怨皆知心之所由歸矣孟子不信雲漢之詩無取武成之策獨信其所得之學而可否詩書之言其見識超邁豈常情所可跂及也固哉高叟何足以議此乎余因孟子論詩乃推格物之學以為觀六經者之訓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

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

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為其不成享也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

子得之平陸

大道之行聖賢出處天下信之而不疑如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自後世觀之畎畝之夫驟加進用豈不為往來反覆陰謀窺伺之士乎然湯安之天下安之雖桀亦安之而無少疑者則以大道素明也世衰道微人各以私智自奮不復尊信聖賢以閭閻下俚騏儈牙校之見上疑聖賢嗚呼吾道之難行亦已久矣夫聖賢一出一處一默一語一見一否皆循天理之自

然豈私情所可測哉而屋廬子遊聖賢之門乃陰伺

默窺以小人之見誣度孟子且喜曰連得閒矣此誠

何心哉夫聖賢所為一一當道使天下後世皆為矜

式乃可喜也今以孟子之任見季子為其守一國之

權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此何等猥下之見就使

孟子如屋廬子之說屋廬子當傷之可也何喜之有

是樂人為不善也遊聖賢之門而操心如此良可傷

哉而不知聖賢之見與不見皆自有說昔淳于髡見

梁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
客以語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
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大駭曰嗟
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先生之來有獻善馬者寡
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有獻謳者未及試
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淳于一無稽
之士猶能承意觀色如此況孟子學造精微思入淵
眇其於人之神情豈不能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哉故

有儀不及物之說然則其見與不見季任儲子之處心積慮蓋孟子自知之屋廬子不知何所見而悅也且遽有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之說此又以私意度之也孟子之意豈謂是哉余不敢盡發留以俟君子闡揚之庶幾知聖賢不可以私智臆度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

者伊尹也不惡汚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髙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内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髠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

也有則髡必識之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

聖賢視天理以為去就豈常情所可測哉淳于髡不量力不度德以人欲而窺天理以凡俗而議聖賢多見其不知量也夫聖賢所趣各自有路論其所歸皆循天理而已如伯夷之清伊尹之任下惠之和雖所

趣不同要皆歸於天理而已仁者天理也安可是伯夷而非伊尹下惠亦安可是下惠伊尹而非伯夷哉孔子於天理中有造化在其間故可以仕可以止可以久可以速盡兼三聖之所造而時出之則又非世俗之所知矣孟子學孔子者也其去其就又出乎三聖之外三聖去就尚皆歸於仁况孟子去齊豈非仁者當如是乎髡徒事脣脗囁囁呫呫妄以先名實後名實之說欲置孟子於不仁之地豈有聖賢所為反

為淳于髡輕重乎孟子有何必同之論語已塞矣不
自知其不學乃引公儀休泄柳子思為問以為賢無
益於人國意蓋譏詆孟子欲以取勝也無稽庸鄙至
此何足與語乎聖賢道襟德量廣大宏闊有誘人之
心無絶人之意故以百里奚為對庶幾知賢者功用
雖小尚足以扶持頹獘保護社稷安可謂之無益也
髡亦可以已矣其心為理所奪倉皇迫急不復以義
理為問乃大肆無稽援引非類以謂世無賢者良可

笑也夫賢者徳之可久上配乎乾業之可大下配乎坤乃引謳歌雜流婦女悲怨如王豹緜駒華周杞梁之妻以謂孟子不如此輩之有功是何等鄙論也夫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管仲九合諸侯一正天下而曾西之所羞比則是功利之不足道而道徳之可尊也審如髡所言曹操司馬懿豈曰無功自今觀之果何如人哉此曾西所以不敢遽比子路而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談霸道也髡不以

道觀孟子而以功論聖賢是何凡俗鄙猥之流哉孟子引孔子之去魯以燔肉微罪而行其心不欲置魯於大過之地尚使賢者之肯來其國與夫交絶無惡聲黜妻可再嫁之義同其忠厚仁慈幾與天地等聖賢存心如此豈衆人所能知哉此余所以謂淳于髠以人欲而窺天理以凡俗而議聖賢多見其不知量也嗚呼聖賢所為皆自有道而世俗小人不自知其不學動加詆訾呼吸同類唱和成風使聖賢不得少

施其所蘊哀哉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

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賔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

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孟子學造精微思入淵眇静觀古今之變如仰觀十二次二十八舍之在天俯察五嶽四瀆滄溟之在地得以品題名目之如析木大火角亢氐房華嵩泰衡江河淮濟一經討論千古是之不可少變其盛矣哉如目五霸為三王罪人今之諸侯為五霸罪人今之大夫為今之諸侯之罪人閲實按據科别區分揔其罪而立其目因其目而條其心不知自何處見其然

何處得其要余以是知學造精微而思入淵耿也其罪之著不煩訓解一讀可知獨逢君之惡其罪大不可不辨也以此知孟子不深罪當時之諸侯而罪商鞅孫臏騶忌蘇秦張儀沈同陳賈王驩及稷下諸子也如伐燕之謀王未有此心而沈同發之既齊王甚慙而陳賈解之則以惡逢迎人君之欲於此可見前後左右皆此輩流所以使孟子有一暴十寒之喻有衆楚人咻之之喻是則諸侯所以為五霸罪人五霸

所以為三王罪人端本清源當案當時大夫之罪為
渠魁可也此葢春秋之法也余遂因以發之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
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
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曰吾明告子
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
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為
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

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由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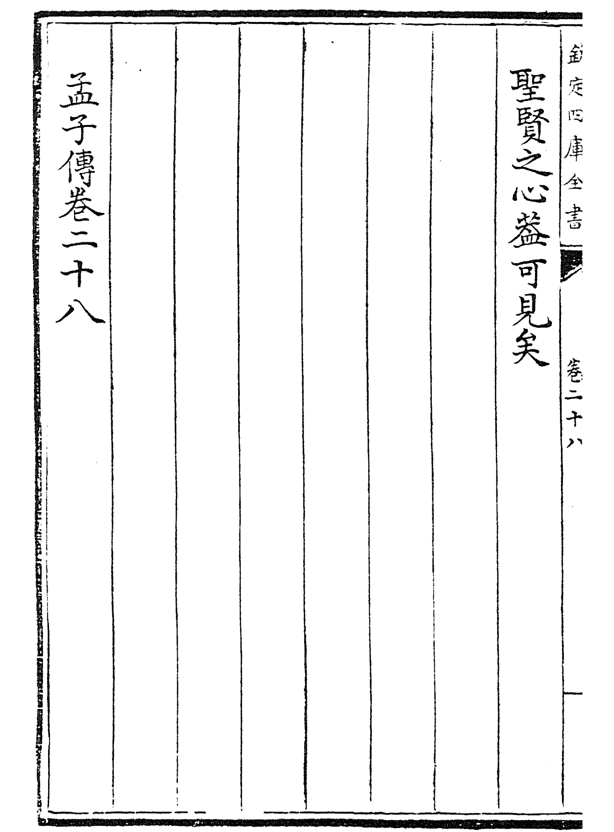
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孟子以帝王之道觀戰國時其風俗所尚議論所及無一合於道而善於民者苟可以致其意莫不罄盡底蘊而告之其用心亦已切矣夫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預憂其闢土地充府庫約與國戰必克以殺人為功業首喻以不教民以禮樂而用之以征戰者其名曰殃民殃民者堯舜所不赦也正使大國如齊魯一戰勝之遂有齊南陽之地以先王之法論之亦

所不可況未必勝乎勝與不勝使兩國之民肝腦塗地骨肉離散父哭其子子哭其父兄哭其弟弟哭其兄以至妻哭其夫其亦何忍乎慎滑釐之意本在征戰聞孟子之言遽有滑釐不識之語嗚呼其氣象傲很如此此豈可與之言乎自常人之情觀之智者則默而不容恃血氣者則辭氣怫鬱與之較勝負矣孟子乃意態閒暇神情雍容遂有吾明告子之言有天子地方千里諸侯地方百里周公太公封魯封齊地

極有餘而止於百里之説夫先王之制皆自天理中
造化多之則起侈大之心小之則有狹隘之刺隨功
高下而建置之豈可必變乎魯今方百里者五是大
違先王之制使明王復興魯當在所損今又欲益之
乎雖不動一戈不頓一甲徒手而取之猶犯先王之
禁而仁者不為况於殺人而求之乎君子之事君務
以堯舜之道引其君於仁厚之地所謂堯舜之道者
即所謂植桑種田育雞豚畜狗彘謹庠序脩孝弟使

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不負戴於道路不轉尸於溝壑是也以此道引君而遊乎仁厚之地豈非士君子所當為乎觀孟子之言略無忿怫之心其道襟德量超越常情甚矣孟子因慎子又感發當時事君之徒而世俗所謂良臣者闢土地充府庫如商鞅之徒約與國戰必克如蘇秦之徒而以古先哲王之時論之皆謂之民賊耳君不知鄉堯舜之道不知志堯舜之仁而求富之求為之強戰是率民脂膏以富

桀殺人父子以輔桀此何等風俗哉孟子靜觀儻不大有變更以移易當時邪僻之見由當時之所謂道不變當時之風俗雖得當時之天下正如赴水蹈火不可一朝居也然則孟子之意將何在乎將行堯舜之道如植桑種田等事且變天下風俗使之父子相保兄弟相扶室家相好鄉閭族黨親戚朋友相往來酒醴牛羊雞豚狗彘相宴樂而已矣若夫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如當時之所謂良臣者雖得天下不為也



聖賢之心益可見矣

孟子傳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十 經部

孟子傳卷二十九

宋 張九成 撰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飱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為

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讀此一章乃見先王制作皆因天理之自然而為之如井田之法學校之制什一之征窮天地貫古今不可改也增之一毫則民病損之一毫則國病且夫伏羲畫八卦止於乾坎艮震巽離坤兊而已至文王方演之為六十四卦當黃帝堯舜時止用八卦而已而孔子繫易曰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

通致遠以利天下葢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葢取諸隨以至取諸豫取諸小過取諸大壯取諸大過何也葢十三卦雖未演而其象數已兆於冥冥之中寔有待而發見也以是而觀天理自然如此則先王什一之制是猶十三卦之定數也使學不到聖人則己學造聖人必井田必學校必行什一之法以至凡聖人車輿服御鐏罍爼豆必一一行之雖時有不同其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之理酌當

今之所可行而通變之以合古今聖賢之心盖凡聖王法度皆自其心中造化一得聖王之心則其法度必自合於聖王其法當如是也如所謂行夏之時乘商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盖聖人之心既見則其觀時會通參酌通變為此一王之法亦猶十三卦之象數也其可變哉白圭何人乃欲以私智變先王什一之法而為二十取一之制論其心雖欲寛民論其法乃出私智一出私智則入夷狄中矣嗚呼私智

之害人也如此孟子慮其不解也故歷為剖析使知
先生之心不可以輕易窺也故有萬室之國一人陶
之問有夷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之說又有無城郭
宮室宗廟祭祀之說又有無諸侯幣帛饔飱無百官
有司之說此葢言夷貉特禽獸然耳法度苟簡二十
而一何為而不可中國人倫所出君子所居天下倚
人倫君子以治者也紀綱肅然法度燦然猶天之有
星辰地之有河嶽聖賢君子接踵而生仁慈溫厚雍

煕輯睦風雅雍容什一之法所以為國之計也而區區奮私智效夷貉以干譽於民而廢養君子之法豈所謂知道者乎故又有輕堯舜之道者為大貉小貉重堯舜之道者為大桀小桀之說夫堯舜之道疑若難明矣而止在什一中可見則夫上下安帖君民尊泰不至有餘以害民亦無不足以妨公者此正堯舜之道也以此求之則思過半矣孟子指易牛為王者之心指好色好貨好勇與百姓同之為公劉太王文

武之心今又指什一為堯舜之道其為學者計亦切矣士大夫有志斯道者其於孟子安可忽乎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隣國為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余觀白圭傳見其有人弃我取人取我弃之説載其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

若猛獸鷙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想其為人不知天理之自然而以私智角勝負揣摩模寫自以謂高一世如欲二十取一又自謂治水愈於禹是也而不知其與天為二與道背馳人中之蠧而道中之賊也夫禹順水之性以治之故導江導河導渭導洛皆注之於海則以海者

水之道路也白圭逆水之性而治之計一國之安而決之於隣國之壑使水逆行而失其性其罪已不可勝誅而以此心為禹可乎夫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而白圭以為長以此而觀則凡圭殖財崇利無非逆天理而得之類皆如治水之法而已使堯舜在上當服羽山之誅乃敢對孟子前自謂過於禹則知當時風俗妄自尊大也久矣昔韓非立說於天下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

斵茅茨不剪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羮飲土甌啜土鉶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渟水致之海而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於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役之作也此不肖之人所勉也嗚呼欲觀天下之興亡先觀風俗之厚薄事至於非

毁聖人則天下將亡矣故韓非非堯非禹秦所以敢燒詩書殺學士而天下亡矣韓非之風已見於孟子之時夫陳賈以周公為非聖萬章以舜為偽喜伊尹割烹孔子主癰疽白圭自謂過於禹陳臻之非孟子屋廬子之間孟子季孫異孟子子叔疑孟子事至於敢非聖賢此所以積至於韓非之昌言而秦之燒詩書也西晉王衍笑文王之小心詆山甫之匪懈故有骨肉相賊劉石繼亂而中州陸沈之變余觀白圭之

言竊深悲世之將亡也故余以謂事至非毁聖賢天下將亡者此也五刑之屬三千而非聖在所不赦其慮深遠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古注曰亮信也不曰信而曰亮者亮有明意以為此信自明處而得之也惟學而至於亮則灼見先王之道灼知邪說之非如孟子羞比管晏妾婦儀秦蚓陳仲而狄許行貉白圭而死成括斷舜之怨為慕指舜

之喜為誠辨伊尹非割烹辨孔子不主癰疽以至不信血流漂杵之書不信周無遺民之詩非其胸中高明自信不動安能確然自執昌言判斷於天下而無疑哉儻爲不然見商鞅必喜刻薄之說見孫臏必喜兵革之說見騶忌必喜傾邪之說見陳賈必喜侵伐之說見儀秦則心隨而爲縱橫見稷下則心隨而爲荒唐卓詭中無所守飛如斷蓬泛如漂梗隨風高下逐水南北又烏能正人心息邪說拒詖行放淫辭直

上與孔子作春秋周公兼夷狄驅飛廉大禹決汝漢排淮泗同一作用哉然則亮之一門自何而入吾嘗學於師矣曰自格物而入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强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為喜而不寐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内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子既

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顔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嗚呼聖賢憂天下之心何其深也夫樂正子爲政於魯何與孟子事孟子乃爲之喜而不寐余是以知聖賢憂天下之深也常人之情權欲在己不欲在人故舜宅百揆則四凶不平黄霸增秩則王温舒譏笑唯聖賢之心見天下之善如己之善見人之得志如己

之得志深玩喜而不寐之心則聖賢所在益可得於千載之後也學者於此一語不可忽也然孟子所以喜而不寐者又有說也夫樂正子強不足以決事知慮不足以謀事聞識不足以知事孟子所以喜之者以其有好善之心也且好善之心言之則小體之則大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斷斷兮其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

民亦職有利哉其樂正子之謂也夫斷斷無他技即所謂強不足以決事智慮不足以謀事聞識不足以知事者也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即所謂好善也且其心休休其如有容想見如房玄齡黄叔度之為人矣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視人之才為己之才視天下之德為己之德天下之有才者在職即如己之在職也

天下之有德者在位即如己之在位也保子孫黎民復何疑乎是故英衛善兵王魏善諫而房玄齡獨無所長郭林宗銓品人物李元禮楷式後進而黄叔度獨無所長而世之論者以玄齡持衆美効之君以叔度汪汪如千頃波樂正子為人如此使之相一國則一國之君子皆得効其所長使之相天下則天下之君子皆得効其所長夫天下之君子皆効其所長則天下雖大運之掌握葢有餘裕矣優於天下豈不信

乎夫使天下之君子皆効其所長則四海之士皆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此自然之理也若夫不好善之人豈願聞之哉人君如魏文帝謂漢文帝勝賈誼宋明帝至使鮑昭為累句詩羊欣為掘筆書隋煬帝殺薛道衡曰復能道空梁落燕泥殺王冑曰庭草無人隨意緑復能道此語耶人臣如李林甫知明皇喜盧絢則賣盧絢稱嚴挺之則賣嚴挺之使天下士君子無立足之地秦穆公所謂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

之彦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者是也人君事於此不類姑特置之夫李林甫惟不好見天下之有才德者則當時在庭之士類皆得牛仙客輩爾讒諂面諛相與為惡天寶之亂一開其端河北自此非國家所有連綿不已徑以亡唐以一李林甫不好善而禍亂足以亡國嗚呼宜乎孟子聞好善者為政至於喜而不寐也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

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户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古之人自能言學唯充而至於四十而仕有何法哉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而已顏子與夫子同心亦有何法哉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而已古人言此法孔顏

行此法豈不明白簡易乎然而孟子乃立為三說何也以是知孟子源流自曾子忠恕而來見當時如商鞅三說於孝公儀秦縱横於六國意在揖相位詈六印快平生報私怨衒流俗而已豈知進退去就之義哉天下之士波蕩從之喋喋呫呫功業止在唇吻道術止在騶僧爾父詔其子兄詔其弟鄉閭之所指望朋友親戚之所琢磨亦止在於富貴而已豈問其他哉孟子將一以古人之學孔顏之道責天下則天下

不勝其責矣故立為三說以開為善之路挽而前之使至古人之學孔顏之道而後已其用心豈不忠恕乎故上焉者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此古人之學所謂道合則服從孔顏之道所謂用之則行者也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此古人之學所謂不合則去孔顏所謂舍之則藏也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此孟子開忠恕之門以收失幾之士也其下朝不食

夕不食至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此孟子又闢忠恕之路以収失節之士也夫士大夫所學在道道不合則去舍之則藏今不由此道而徒戀其區區之禮貌朝夕之哺啜當去而不去此亦可耻矣孟子立為此三說使大無耻者知聖人之道有可入之路而進於周之之說已至於周之之說者勉而進於禮貌衰之說已至於禮貌衰之說者勉而進於禮貌未衰之說以合古人之學孔顔之道而後已然則至古人

之學孔顏之道其上又有事乎曰有曰其事如何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金聲玉振其變不一者是也其上又有事乎曰有曰如之何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純亦不已蓋曰文王所以為文王也此孔子所以不厭不倦顏子之所以未見其止也學豈有止法乎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

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
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
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
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常人以天委天而聖人以人卜天余觀孟子以人恒
過然後能改與夫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
患者國常亡警之俾知苦其心志勞其筋骨以至增

益其所不能乃天之將降大任是常人付天於不可柰何而聖賢止以人事為天命而已其深矣哉然則有志君子其遇艱難逢患難登險阻當安意定志以甘之此乃天之降大任也夫堯將授舜以天下乃以九男事之而嚚訟如丹朱者在其間又以二女女焉以天子女而下嫁於畎畝之夫又與頑父嚚母傲弟交相從事於閨門之内遊處之間亦可謂難處矣乃又以匹夫遽使慎徽五典納于百揆賓于四門納于

大麓天下難事使歷試之葢不如是不足以合天意也豈特大舜傅說膠鬲管夷吾孫叔敖百里奚為然哉天將付高祖以天下必使之敗於彭城敗於滎陽敗於成臯收兵而前裹創而戰然後付以三代之天下天將付光武以天下必使之廹於王郎危於燕薊滹沱河麥飯蕪蔞亭豆粥然後付以高祖之天下然則觀天之意豈固欲憔悴辛苦怵廹困窮然後付之以大任哉葢惟知艱難者然後知人之勤勞其嘗凍

餒者然後知人之饑寒惟處窮危者然後知人之困苦高宗舊勞于外所以為商家中興之主宣帝嘗在民間然後為漢室中興之主此魯哀生深宮所以有未嘗知憂之言晉惠少為太子所以有不食肉糜之問孟子觀天意乃至於此嗚呼世間禍患夫何足以動之哉蓋孟子深得格物之學即一身以觀見恒有過者方知其不善而改之困於心衡於慮者怵迫無聊然後幾用作焉徵於色發於聲者羞惡無地然後

心術形焉又即一國以觀見入無法家拂士出無外患敵國放恣不收俄而宗社絶滅矣以一身而觀而知怵迫羞惡之有益以一國而觀而知恣心快意之必亡而超然知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乃天之成就推挽將降以大任也既又斷之曰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一章之意此兩語盡之矣嗚呼人君如文宗者一遇甘露之變遂泣下霑襟不復以天下為

事人臣如賈誼者一竄長沙遂賦鵩弔湘終悲哀而至於死此皆所志狹小不識天意所在孟子之言其大後世禍隘之士也深矣學者當細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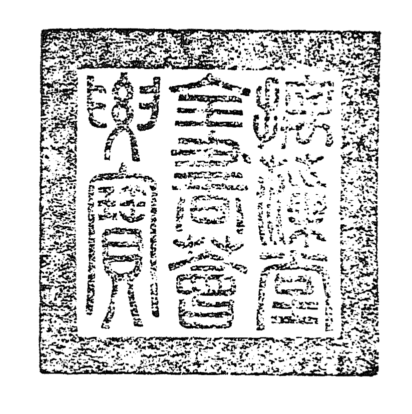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此一章綴之於天降大任之後是孟子體天以教誨也夫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孔子之接孺悲所以憤之使啓悱之使發者也孟子不屑之教誨所以困之衡

之使作徵之發之使喻者也猶天之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降之以大任也夫人心何所不有仁義禮智皆其固有之物也然此四端生於憂患之中而死於安樂之際故深宮之中多不慧而孤臣孽子多明道至於有疢疾者有德慧術智焉夫何故困不深者思不發憂不極者智不明如詩頌太平不過數語而疾讒遭難遇變之君子其言何其深切

也孟子時用此術以教人益將以成就之也昔郭林宗呵罵擲杯以待魏昭華陀激怒嘔血以治郡守卒之魏昭為善士郡守獲安康此孟子之遺意也夫孟子之意得於夫子而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乃見天之運用焉學入精微思極深耿如此此所以在聖賢之列

孟子傳卷二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浦煊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

